



決定之間

弘見 /

向晚的餘暉斜斜地照著大廈的玻璃帷幕，霓虹燈不停地追逐閃爍，扭曲的車影在亮晃晃的螢幕上如魚般喧嘩游過。陷身在陌生的台北街道擁擠的人河裡，公車

站牌竟成了我們四人唯一的依靠，時刻是下午五點三十分。

× × ×

今天本學期研究生第一次來台北上課的日子，我們必須在傍晚五點四十分以前抵達新店車站，好搭乘社區專車到陳居士借我們的房子歇腳。

四點正，國光號駛進了台北終點站，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討論如何搭車到新店，由於我曾在那裡住過，又曾下山採購，於是自告奮勇說：

「我們只要搭公車到公館，轉一班車即可抵達新店車站。」經驗即是權威，一行人加緊腳步走到了新公園博物館前，好不容易，延著路旁，在支支離離的站牌

中瞧見一支可以通公館的車牌，四個人趕忙往前一站，不到一分鐘，另一個聲音表示意見了：

「我建議我們去找直達新店站的公路局站牌，不必再換車……」

「一次經驗實在算不了什麼！或許真有其他更省時省事的方法？」我「心虛」的同意了自稱法師與見慈法師的建議。

也就在他們剛穿過斑馬線，在路的對面尋找公路局站牌時，一輛開往公館的公車停了下來，望著擠向車門的人潮，我寬慰自己說：

「沒關係，等我們搭上直達車會比這一線到公館換車更快些。」

× × ×

剛拾眼在人群中尋找同伴——正在尋找站牌時，又一輛往公館的公車停在我眼前，身旁閃過一片紅黃藍紫的衣著顏色，我再次重複沒關係的話語。

過了五分鐘，再一輛公車到了，內心不禁嘀咕：「如果決定在公館換車，現在說不定早搭上往新店車了，真是欲速則不達。」

只見對面一位出家師父正向我們招手。

四點四十分，一行四人終於抵達公路局站牌。

「我們可以準時到達新店車站嗎？」我忍不住心頭的疑問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卻沒人回答。

等了十分鐘，來了一輛寫著「往中央新村」的冷氣車。正興奮著法師樂觀地露出了他一貫的笑容。

「是嗎？要不再問清楚？剛才問了兩個人都說可以到新店。」

「還是可以上車，到景美再換車。」自稱法師直拉著我們上車

不知道為什麼，每次經過大殿前的施食台，總有一股莫名的感動。不管到哪個寺院，那躲在小小角落的施食台上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與香爐裡那柱香的光交相輝映，就像亮晶晶的星星從渾黑的大海中跳脫出來。

總是記得師父告訴我的那個故事：

佛在世時，有一天，正在樹下和弟子們說法時，龍王神色倉惶地跑到佛前。

「佛陀啊！可憐的龍族快要被消滅了，求求佛陀救救我們啊！」龍王哭喊的聲音近似哀鳴。

原來，有一種大鵬金翅鳥，相傳牠的翅膀張開有三百三十六萬里長，只要展翅便可遮住日月天地，牠的一隻腳已佔滿了閻浮提，牠的身體到底有多大，實在難以想像了。牠以龍為食，而且食量非常大，任龍族有多大的繁殖力，也無法滿足大鵬鳥的需求，所以龍王跑來請求佛陀解救即將滅種的厄運。

正當龍王哀訴時，大鵬鳥已經趕到佛陀座前，龍王驚慌地躲在佛陀的背後，大鵬鳥冷冷地睨了龍王一眼，對佛陀說：

「我肚子餓了，我需要食物！」

「你不要吃牠，不可以！」佛陀說。

「牠要生存，我也需要生存，你也要救牠，我也該救牠啊！」大鵬鳥理直氣壯地說。

頓時大眾默然，面面相覷，只聽得風吹樹葉沙沙作響，佛陀沈默了一會兒，微笑著說：

「只要你不吃龍王，也不再殺生，我會告訴所有的出家弟子們，從今以後，每餐用齋時，一定留七粒米分給你們。因此只要有我出家弟子的地方，都不會讓你們受到飢餓！」……

於是這個故事就在出家行者們的身上代代流傳了下來。

小心翼翼地從師父手中捧了七粒米走出齋堂，直走到施食台前，默念：「大鵬金翅鳥，曠野鬼神眾，羅刹鬼子母，甘露悉充滿。」我持著

的陽光照得米粒晶瑩剔透，飽滿得閃著白色的潤光。

「這是佛陀對大鵬鳥的承諾，也是對眾生的啟示！」師父這樣說。

於是我喜歡將米從師父的鉢盂中送到施食台上，因為那有著一份來自佛陀對眾生的慈悲，

以及那久遠古老的動人故事。

記得有一年春天和幾位好友到獅頭山踏青，閑步走在青草連綿的山道上，遠遠看見一群鳥兒爭相聚集在道旁的大石上，我狐疑地走向前去探個究竟。

「是米！」心頭一驚，儘管佛教中的某些戒律或生活方式早已隨時空遷流、風土民情而有

所異動，也儘管出家行者用鉢、用碗，或是各式各類的器皿，吃著飯、麵、饅頭等不同的食物，但這個承諾延續了二千多年，不管是在最莊重的慶典裡，或是在深處的密林裡，行者總如儀地踐行著這個法門。

今年夏天，有位舊時的老友風塵僕僕地來訪，侃侃談起他歐遊的見聞。他說，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上，看到許多鴿子穿著光亮的羽毛，高興地吃著遊客們丟下來的穀粒。

「有的甚至雄糾糾、氣昂昂地站在遊客肩膀上拍照呢！」那忘我的神采，彷彿正有鴿子舔著她的臉頰。

「伸手便可觸摸到鴿子溫暖的體溫，在這充滿肉慾強食、爭相食噉的現代生活裡，那是種難得且會令人心酸的感覺。」朋友的話語使我動容，血液裡竟也感到一絲暖意。

她又說到在漢堡的亞士達湖畔住著一對野鴨，「聽說到了冬天，便有保護動物協會的人在湖邊為鴨子築巢，每天給牠們餵食，直到隔年春天湖水解凍才離開……」我閉目冥想那在風雪中送食的人以及施食的行者踏過深林的背影，一時，大鵬金翅鳥、鴿子、野鴨全飛進了心海。

曾經幾度地問師父：「就憑七粒米或指甲許的穀粒，即能維持一隻大鵬鳥的生命嗎？」師父淡淡地笑著說：「那是必須透過心力和作法，才能普濟異類眾生的。」

「而最基本的，我想佛陀所要提醒我們的是做為一個行者，在接受供養時，不忘布施，我們手上的食物是得之於整個社會——一粒米自糧穀口中分出，半溫水自行人肩膊上擔來——唯有透過食物的分配，生命才能維持無限延續，有了布施，整個生命界才能相輔相成，否則大鵬鳥儘管有強大的身軀、威力，可為所欲為，但等到把龍吃光，自己也會因食物短缺而滅亡。」

原來，大鵬鳥不只是一個故事，還是個象徵，象徵著生命界要透過布施、分配，才能達到「均衡共存」，表面上只有白米七粒、饅頭少許，真正所施的是供養的心情、布施的誠意。看著師父從鉢盂中拿出米

一線希望升起，四人恢復沈默，繼續等車，只是我們再也不奢望能搭上五點四十分的那班車了。

漸漸地人聲、車聲沸騰起來，台北街頭進入下班時刻，我們伸長了脖子，眼光朝著同一方向，在尋覓、在等待。終於，在車隊中，遙遙望見一部「普通車」越來越近。這次總算乖了，由見慈法師先上車問路。

「只到『中央新村』，不到新店。」見慈法師下車後搖著頭說。

「是嗎？要不再問清楚？剛才問了兩個人都說可以到新店。」

「還是可以上車，到景美再換車。」自稱法師直拉著我們上車

永遠的大鵬鳥

那柱香的光



給子

曾經幾度地問師父：「就憑七粒米或指甲許的穀粒，即能維持一隻大鵬鳥的生命嗎？」師父淡淡地笑著說：「那是必須透過心力和作法，才能普濟異類眾生的。」

「而最基本的，我想佛陀所要提醒我們的是做為一個行者，在接受供養時，不忘布施，我們手上的食物是得之於整個社會——一粒米自糧穀口中分出，半溫水自行人肩膊上擔來——唯有透過食物的分配，生命才能維持無限延續，有了布施，整個生命界才能相輔相成，否則大鵬鳥儘管有強大的身軀、威力，可為所欲為，但等到把龍吃光，自己也會因食物短缺而滅亡。」

原來，大鵬鳥不只是一個故事，還是個象徵，象徵著生命界要透過布施、分配，才能達到「均衡共存」，表面上只有白米七粒、饅頭少許，真正所施的是供養的心情、布施的誠意。看著師父從鉢盂中拿出米

專注神情，我終於明白，為什麼一隻大鵬鳥和一條龍的生存之爭，會演變成今日出家行者每天用齋時就要施食的生活方式了。

前不久往生的大德——賢願老和尚，生前很喜歡做口施食，只要是他主壇放口，施主除了準備口中所需的供品，還要提供一筆費用供作印經或電臺廣播弘法的基金；有時，老和尚也會將之用來救濟貧病老弱或當清寒獎學金。老和尚已在現實界將佛陀對眾生的承諾，啟了更進一步的轉化。

清晨施食、正午施食、行者自己用功的施食，乃至施恩濟貧的施食；施食，就如同花一樣，而供養和布施的心則像花香，或者隨著時空遷移，散放的方式可能不同，但深信：在每片出家行者踏過的土地上，你都可以聞到這股清香，不論是在繁華盛開的春天，或是在寒冷寂寥的冬夜……

（上承第二版）

「為而不有」的心態。第三步是連「不執著」的勉強心理也要放下，心理一片清淨，「風吹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」，如於萬里晴空，任運而行，無往而不優遊，此即是光明佛性的顯透，修學至此境界，才得真正的自在！

有位教育界的朋友到寺裏來，很苦惱地對我說：「我耗三年全部的心力教學生，可是得到的什麼回報呢？」學生竟指著鼻子罵我……教育是我的責任，沒有把學生教好，如何向家長、國家交待？我到底要怎麼教下去呢？」

其實，這正是自覺的開始，也是轉化的契機。教育工作並不只是在作育學生，更重要的是藉此讓自己成長、提昇。任何行業都可以自我教育，尤其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更有著最好的因緣；而六度——菩薩道的實踐，正是落實的最佳途徑。在不斷自覺、覺他、成人、成己的過程中，我們便是向成佛的大道一步步地邁入了！

湧泉之歌

地提行李準備上車，開先鋒上車，的見輝法師却掉頭往後走，嚷著：「下去，這班車沒有到新店！」

退回原地，傻愣愣地望著車子揚長而去。

「我開始後悔做了這個決定！」見慈法師沮喪地說。

「唉！早知這一下車就該打電話問林××，她是新店人啊！再說公路局沒有到新店的新班車嗎？」自稱法師陷入沉思，開始她的慣性分析。

「管他什麼林××，當初如果不換站牌就好了！」我開始為剛才錯過了三輛車而懊惱。

「既然來，則安之，冷氣車不到，那一定是普通車了。」見輝法師樂觀地露出了他一貫的笑容。

「是嗎？要不再問清楚？剛才問了兩個人都說可以到新店。」

「還是可以上車，到景美再換車。」自稱法師直拉著我們上車

「我決定回原來的地方等車，我只對那裡有信心。」——不等其他三人同意，見慈法師轉身邁步而去，我們三人不知不覺地被這突來的力量牽引，也跟著移動腳步，向著來時路走，兩旁的寬虹燈正一盞盞地亮了起來……

走在台北寒冬向暮的街道中，我若有所悟——原來，人生中途要做一個搭車的決定都那麼錯綜複雜！吊詭的是，人很容易做決定，更容易懊悔。由搭車這件小事放觀人生，「最快」與「最慢」之間還真不是短暫的片刻便能立即決定的呢！

正當遲疑不決時，車子已揚塵遠去。

佛的教誨與精神教育

「為而不有」的心態。第三步是連「不執著」的勉強心理也要放下，心理一片清淨，「風吹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」，如於萬里晴空，任運而行，無往而不優遊，此即是光明佛性的顯透，修學至此境界，才得真正的自在！

結語

有位教育界的朋友到寺裏來，很苦惱地對我說：「我耗三年全部的心力教學生，可是得到的什麼回報呢？」學生竟指著鼻子罵我……教育是我的責任，沒有把學生教好，如何向家長、國家交待？我到底要怎麼教下去呢？」

其實，這正是自覺的開始，也是轉化的契機。教育工作並不只是在作育學生，更重要的是藉此讓自己成長、提昇。任何行業都可以自我教育，尤其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更有著最好的因緣；而六度——菩薩道的實踐，正是落實的最佳途徑。在不斷自覺、覺他、成人、成己的過程中，我們便是向成佛的大道一步步地邁入了！